

## 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永慶升平後傳 第七十五回 夏海龍識破機關 巴德哩二人遇害

詩曰：暮雲收盡溢清寒，銀漢無聲轉玉盤。此生此夜不常好，明月明年何處看？

玉門同巴德哩來在夏家莊酒鋪之中吃酒，因說閒話，提起天地會八卦教變亂之故，田六說：「你們吃酒吧，少說閒話，要叫別人聽見，你二人有性命之憂」。巴德哩問：「是怎麼一段事情？你說明白我聽。」田六往左右一瞧，四顧無人，說：「我見你們二位爺乃是精明強乾之人。我們這臨近四十多個莊村，都是變民，每莊村都有天地會小頭目一名。各村莊張貼告示：如要歸天地會免死；如若不然，天地會八卦教一到，必要把全家殺死。要是官兵來到此處，都是安善良民，守分百姓，官兵過去，他們仍是反叛。要是大清營的差官老爺走單了，准九死一生，想要逃走，好比登天還難。要遇良善之人還可以逃命。我們這莊村當初都是好人，那一日天地會來了一張告示，勸我們這裡歸天地會，還要戶口冊子呢。如要不歸降天地會，大家都有性命之憂。如要是歸降天地會，都賜免死牌一個。我們這裡人心不一。」巴德哩問說：「天地會他們的大頭目現在哪裡？」田六說：「在福建，水軍都會總李天保是也。」

這玉門、巴德哩二人聽田六之言，一語不發，喝完了酒，會了酒錢，出酒館順大街一直往北，出了北村口，天也無非到已正之時。正走之際，忽見天上雲往西北，霧長東南。巴德哩二人緊往前走，忽聽陣雷震耳，大雨連綿。兩個人冒雨往前行走。此時正在仲夏之月，天氣炎熱之時，雨水不見甚涼。兩個人走了有一里之遙，身上衣服皆濕。巴德哩心中甚是著急，說：「賢弟，你看這正西偏北有一所莊村，你我弟兄往那裡避雨去吧！」玉門說：「甚好。」二人一直撲奔西北而來，及至臨近一瞧，是一片樹木森森，正北有一所大莊院，坐北向南的大門，牆外有護莊的濠溝。巴德哩來至門洞，坐在板凳之上，見雨越下越大。

兩個人正在心中著急之際，忽見門房出來一個人，把他二位上下瞧了幾眼。巴德哩扭頭一瞧，門房出來這人身穿寶藍綢子褲，漂白布襪子，厚底鑲鞋，手中托著白銀水煙袋；有二十多歲，白生生的臉膛，俊品人物，站在大門洞說：「你們二位從哪來的？怎麼把衣服都淋濕了？」巴德哩連忙站起陪笑，說道：「我弟兄兩個人原是北京城人氏，往四川成都府前去探親，回頭從此路過，正逢天降大雨，來在寶莊貴府門洞，暫在此處避一避雨。」那人說：「這有何妨。你們二位尊姓大名？」巴德哩不敢露出真名實姓，用手一指，說：「我這個兄弟名叫王點，我叫李德，我排行在八。那人說：「你們二位不必在此避雨，我回稟我家莊主知道，你們二位到裡邊歇息去吧。走遍天下路，交遍天下友，四海之內皆兄弟也。我們這裡莊主最愛交朋友。」巴德哩說：「甚好。未領教尊駕貴姓？」那人說：「我姓閻，叫閻明。我們莊主姓夏，叫夏海龍。」巴德哩說：「也好，煩勞尊駕，回稟一聲。」閻明往裡邊去，不多時轉身回來，說：「我們莊主有請。」巴德哩、玉門二人冒著雨，進了二道垂花門，見正北是五間上房，前出廊，後出廈，兩邊抄手勢的游廊，東西各有配房三間，院子倒甚寬大。閻明帶二人進了上房，一瞧，靠北牆是一條花梨翹頭案，上面擺著四盆盆景；那邊擺著君狼窯磁器四樣，中間擺著龍泉窯果盤，裡面擺著時樣果子。牆上掛著一軸挑山，畫的是杏林春燕，兩邊各有對聯，寫的是：性剛強皆因經練少，言和順且受琢磨多。落的是名人款式。東邊掛著落地幔帳。巴德哩在正中落座，閻明說：「我家主人這就出來相陪。」閻明轉身出去。不多時，有小童兒獻上茶來。巴德哩、玉門二人正在吃茶，只見閻明從外面進來說：「我家主人來了。」巴德哩閃目睜睛往外一看，但見從外面進來這人，身高八尺，頭大項短，面如黑炭，粗眉大眼；身穿青絲綢大褂，足下青緞薄底快靴，年有三旬以外，精神百倍。巴德哩、玉門一看，連忙站起，說：「莊主爺請坐！」那人說：「二位壯士遠路而來，不必謙讓，請坐吧！」叫家人獻茶，說：「二位壯士從哪裡來？」巴德哩說：「我們從四川成都府來。我名叫李德，我兄弟名叫王點。我未領教莊主尊姓大名？」莊主說：「在下姓夏，名叫海龍，當年在鏢行生理。只因年荒歲亂，各處盜賊竊發，我已不在鏢行多年，今在家中度安閒日月。我們這臨近村莊甚是亂的厲害，竟有好人都歸順天地會八卦教之中。現在獨龍口有李天保在那裡鬧的閻閻不安。二位壯士幸虧來到我這莊上，要到別的莊村，恐其遇害，這也是千里有緣來相會。」吩咐：「廚下備酒，我與二位在此談談心吧。」巴德哩說：「多有叨擾！」

莊主手下家人把桌案搭開，擺上菜蔬，讓巴德哩、玉門在上座，夏海龍下面相陪，三個人對坐談心吃酒。正是：酒逢知己千杯少，三人相敘話偏長。

夏海龍說：「李大兄長，你在京中作何生理？」巴德哩眼珠一轉，心中說：「我要告訴他真情實話，恐怕他不是好人。俗語說的不錯：「逢人且說三分話，未可十分竟吐真。不怕虎生三個口，最怕是懷兩樣心。」」巴德哩說：「夏莊主要問，我弟兄兩個人在京都先做小本經營，皆因時運不通，賠折了本錢。我二人到四川成都府找一個朋友，皆因峨嵋山刀兵四起，我那位朋友也不知道去向。我二人手乏囊空，吸呼困在那裡，幸虧遇見幾個同鄉之人，周濟我的盤費，我二人想要回家。今天來到此處，得遇莊主，也是三生有幸！莊主爺倒是一個厚道人。」夏海龍說：「尊駕過於台愛。」說著話，一回頭說：「來，再拿一壺熱酒來。」手下家人答應，去不多時，又換了一壺酒來。夏海龍親自與玉門、巴德哩斟上，二人喝了三四杯酒，覺著心裡發鬧，頭眩眼暈，登時栽倒就地。夏海龍哈哈大笑，說：「兩個娃娃，有多大能為，膽敢在會總爺前賣弄精神！」說：「來人！把這兩個小輩與我捆上！」

這夏海龍乃是一個天地會八卦教大會總，為人精明強乾，足智多謀，奉水軍都會總李天保之命，在此獨霸一方。他接了李天保一支令箭，聽說穆將軍派伊哩布分兵救那獨龍口去。這復海龍說道：「調齊了各處的大將，等那伊哩布大兵不久就到，我意欲先截殺一陣，將伊哩布碎屍萬段。」兩旁戰將說：「會總爺不要著急，末將馬真夜晚之時，我去探聽伊哩布在哪裡紮營，前去刺殺於他。」夏海龍說：「馬賢弟且慢。我發一支令箭到金家溝雙虎莊，叫金四龍帶領三千人馬截殺一陣，看是勝敗如何。如要得勝，那時我發傳牌調齊了各路莊兵，就把伊哩布大兵一網打盡。」馬真一聽此言，說：「甚好。」當時發下令箭。這一日，有探子來報說：「金四龍大敗而回，人馬隱藏在雙虎莊。」夏海龍聽罷，派馬真至大清營前去行刺，一夜並未見回來，正在心中煩悶，忽然天變，下起雨來了。不多時，家人閻明進來回話，說：「現今門外來了兩個避雨之人，乃是北京城的口音，一個黑臉膛的，一個白臉膛的，恐其是大清營的奸細，前來探聽軍務。」夏海龍說：「你把他讓至廳房，待我用話慢慢的盤問他二人。」閻明去把巴德哩、玉門讓至客廳，夏海龍出來與他二人一談話，就知道他兩個是大清營的差官。先用好酒與他等喝，把兩個人穩住了；後來叫家人換一壺酒的時節，那是暗令子，酒裡都有蒙汗藥。巴德哩、玉門二人喝下幾杯酒去，頭眩眼暈，登時倒於地上。夏海龍吩咐：「把這兩個人先捆上，放在後面空房之內，派十幾名莊兵看守。」夏海龍說：「伊哩布的大隊在我這正南安營下寨，我兄弟馬真前去行刺未見回頭，又不知有何緣故。」